



电视剧《主角》中,易青娥首次登台,师父苟存忠送她去前台。二人站在幕布后面,师父让她透过幕布的缝隙看台下,问:“你看见了啥?”易青娥说:“人。”师父又让她抬头看天,问:“看见了啥?”易青娥说:“星星。”师父沉声道:“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把人忘了!”

徒弟初次登台难免紧张,苟存忠不是简单地鼓劲加油,而是对她传了一句心法“要诀”:不看观众,看苍天。易青娥一下子就卸下了心理包袱,首次登台便获得了满堂彩。

戏终究是要演给人看的,但作为舞台上的演员,若眼里只有观众,一心只惦记着喝彩与掌声,就容易被台下的声音裹挟。一旦遭遇冷场或倒彩,演员的心态就有可能瞬间崩溃,戏又能如何从容地演下去呢?如果从“看观众”转到“看苍天”,情形就不一样了。天上的星星是永恒的,它们不会因你演得好而喝彩,也不会因你演得不好而喝倒彩。看向苍天,看向星星,苍天不语,群星闪烁,人的内心只会静

如止水,不慌、不急,从从容容。

看苍天,把人忘。苟存忠的告诫,不是让易青娥目中无人,而是替她祛魅。忘了台下的观众,只管尽情展示自己的才艺。不管台下是欢呼还是喧闹,只管守住内心那片天空,也就守住了艺术的纯粹。当然,不看观众,并不等于不懂观众,不重视观众。真正的

看苍天

高自发

戏剧大师,既能仰望浩瀚星空,也能体察人间烟火。恰恰是他们心中装着更高远的苍天,反而更能看到真实的观众——台下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正如王国维论诗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演戏亦如是:不被台下之声困住,方能成就真正的自由。

人生亦如戏。演给人看,还是演给苍天看,则是不一样的人生。有人

在朋友圈里演精致,有人在领导面前演勤奋,有人在亲友面前秀恩爱、演孝顺……人们一旦热衷于演给他人看,就会紧盯着他人。越是想从他人那里获得认可,就越容易卑微讨好,失去自我。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多了虚与委蛇,少了率真与纯粹。

我们每个人,实则终其一生都在演一场独角戏,身边的人就是那台下的观众。想做这场戏的主角,就不要只盯着他人,而要盯着苍天,做给苍天看。正如康德所言:“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这苍天,既是头顶的自然星空,也是天道与伦理,底线与良知。当我们把目光从观众席移向这片苍天,也就找到了内心最坚实的坐标。

日子轰隆隆碾过,生活即戏台,唱念做打,柴米油盐,当我们不在乎谁在看自己的时候,便守住了内心的那片星空。如此,台上台下,便都是自在人了。

诗人李白“谪仙人”名号的来由,与贺知章有关。贺知章和李白初遇于长安的道观紫极宫,二人都好道,也都喜纵酒。志趣相投,自然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

贺知章去世后,李白作有《对酒忆贺监二首》怀念故友,诗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狂客归四明,山阴道士迎。敕赐镜湖水,为君台沼荣。人亡余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梦,凄然伤我情。”落笔直抒胸臆,并无太多雕琢。

贺知章曾任秘书监,《新唐书》说他“晚节尤诞放……自号‘四明狂客’及‘秘书外监’”。参照这段简介,诗意便不难解。诗前有小序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歿后对酒,怅然有怀,而作是诗。”明确说到了“谪仙人”名号的来由。

“谪仙人”指谪居凡间的仙人,其实早在汉代道家典籍中就已有之。汉代刘向的《列仙传》里说:宁县有位名瑕丘仲的人,年逾百岁。有次地震,他被压死了,几个乡人把他的尸体丢到河里。几天后他又活着从河里走了出来,乡人就都称他为“谪仙人”。

照此说来,贺知章称李白“谪仙人”,并非自出心裁,而是活用典籍中的故事。换言之,虽然诗文中的“谪仙人”通常特指李白,但也可作为典故指称其他人。例如,宋代王辟之《澠水燕谈录》说:“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

关于贺、李的相识与交往,唐代孟棨在《本事诗》里说:“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新唐书·李白传》说:“天宝初……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

这两处记载,和李白本人在诗序里的自述存在出入。两处记载都将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的契机,归于读完《蜀道难》的震撼,刻意强化了后世更熟悉的“诗才配谪仙”的关系。但回到李白自己的表述,“谪仙人”这个名号,是贺知章第一眼望见他的风姿气度,脱口而出的赞叹,并非读完《蜀道难》之后的评价。

顺着这个细节往下推,如果李白真是靠着贺知章的举荐,才得到金銮殿召见,这份知遇之恩对李白而言分量极重。可他在贺知章离世后写下的悼念诗里,竟半个字都没有提及,这份“遗忘”,是否也太过不合情理了呢?

李白何由称『谪仙』

师卫华

●网络新词语

赶 due

董春好

“赶 due”是在大学生或研究生群体中广为流传的说法,其中“due”源自英文单词,意为“到期的”。“赶 due”指的就是在截止日期前拼命冲刺、突击完成任务的状态。它通常用来形容学生们在截止日期前匆忙完成作业或论文等学习任务的行为。

后来这个词从校园扩展到了职场,打工人们常用它来形容赶项目、赶报表、赶方案的场景——只要是临近截止时间的疯狂冲刺,都可以说自己在“赶 due”。这个说法语气轻松又带着自嘲感,成为学生和打工人们通用的高频网络梗。

启事

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凡手写稿件,恕不能退稿,烦请作者自留底稿。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作者可另行处理。感谢支持,欢迎投稿。

投稿邮箱:jwbfbk@163.com

玉渊潭近年以樱花闻名,但我却

没碰到过几次樱花盛放的盛

景。进京小住,都是绿肥红瘦之季。漫步园中,只有清波绿柳印象深刻。玉渊潭无奇景,没有颐和园的逶迤彩廊,也没有北海的巍峨白塔。若论绮丽之景,甚至比不过陶然亭公园的山石亭阁和莲花池公园的红荷秀苇。

之所以迷恋玉渊潭,多半是因为读了汪曾祺写玉渊潭的散文。

玉渊潭是汪曾祺晚年非常迷恋之所在,他常在这里信步漫游,因此留下了很多散文佳作,正如史铁生与地坛公园的深厚情结。

手边无书可查。依稀记得汪老写玉渊潭的散文不少。有篇写两位捡拾枸杞子的老夫妻,汪老与其交谈,问答之间,风趣幽默,但原句都没记住。印象最深的一篇,写的是钓鱼台附近的老柳树,过去周边拉着铁丝网,如今铁网已经剪除,树疤还留在原处,题目好像叫《长进树皮里的铁蒺藜》。

我对汪老的为人、为文都感到有些神秘。这神秘之处来自他的睿智

从玉渊潭想起汪曾祺

何同桂

和通透,莫非这是与生俱来的?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下放的张家口坝上采到一个硕大的蘑菇,晒干后带回北京家中,著文说:“一个白蘑做了一大碗汤,一家人都喝了,都说:‘鲜极了!’”

他到西山挖树坑,午饭只发两个馒头、一块大腌萝卜。他把草丛中逮到的蛴螬用枯草烧熟,“咬一口大腌萝卜,嚼半个烧蛴螬,就馒头,香啊”。对于境遇的变化,汪老写过一篇《随遇而安》,说明自己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

汪老曾是京剧《沙家浜》的编剧之一,剧中许多经典唱段经年不衰,汪老功不可没。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出现了三次演绎“智斗”,成为这部戏的重要情节,《沙家浜》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最近读到卫建民先生的《悼汪老》一文,文中提到他与汪老之子汪朗是朋友。我和卫老师有文字之交,读后感触良深,便把自己写的几首小诗通过微信发了过去,卫老师表示“一定转给汪朗”。

柬埔寨吴哥神庙的石阶是世间最陡峭的台阶之一,与地面夹角达75度,近乎垂直。每级台阶高25厘米、宽15厘米,石面经千年踩踏磨损,已然呈弧形凹陷,双脚根本无法平稳踏实。石阶总高度超十米,通体笔直通天、无任何扶手,行人只能手脚并用艰难攀爬,宛若向着苍穹奋力跋涉。

人生的台阶看似没有这般凶险,然而内涵相似。从小到大,舞蹈考级、钢琴考级、英语考级,中考、高考、考研、考博、考公、评职称……人生路上无数阶梯,笔直向上、无梯可缓、无扶手可依。

然而台阶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下。智商是用来上台阶的,情商是用来下台阶的,必要时给人台阶下,体现你的胸怀和修养。漫漫人生路,上下跌宕,上得去下得来,才是至高境界。

台阶

莫小米

台阶是一种工具,这是小福说的。小福是一名肢体残疾人。有人问及他如何看待自身的残疾,他说:“如果没有楼梯这一工具,健全人亦是残疾。我们需要的,不过是适配的工具,让自己更从容地生活。”先天残疾、刚出生就遭遗弃的小福,却活得像个哲人。

台阶对幼童而言是一种诱惑。自学会坐立、站立、攀爬起,孩子永远觊觎着高处的风景。

十六个月大的小宝随家人出行,本来订的是两个标间,酒店临时给换了个跃层套房。刚进房,爸爸上楼看房间,妈妈急着研究电磁炉烧开水,给他冲奶粉。

小宝一眼留意到室内楼梯,一声不响地往上爬。

